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七回 八兩殺二命 一雷誅七凶

天意豈渺茫，人心胡不滅？ 陰謀深鬼蜮，奇弄險桁楊。
鑒朗奸難匿，威神惡必亡。
須嚴衾影懼，遮莫速天殃！

暗室每知懼，雷霆恒不驚，人心中抱愧的，未有不聞雷自失。只因官法雖嚴，有錢可以錢買免，有勢可以勢請求，獨這個雷，哪裡管你富戶，哪裡管你勢家？故我所聞，有一個牛，為雷打死，上有硃字，道他是唐朝李林甫，三世為娼、七世牛，這是誅奸之雷。延平有雷擊三個忤逆惡婦；一個化牛，一個化豬，一個化犬，這是剿逆之雷。一蜈蚣被打，背有：「秦白起」三字，他曾坑趙卒二十萬，是剪暴之雷。一人侵寡嫂之地，忽震雷〔殛〕其人於地上，屋移原界，是懲貪之雷。一婦因娶媳無力，自傭工他人處，得銀完姻。其媳婦來，不見其姑，問夫得知緣故，當衣飾贖姑，遭鄰人盜去，其媳憤激自縊。忽雷打死鄰人，銀還在他手裡，縊死婦人反因雷聲而活，這是殆賊之雷。不可說天不近。《輟耕錄》又載，一人欲謀孤姪，著婢買曬奶娘，在乳中投毒，正要放他口中，忽然雷震，婢與奶娘俱死，小兒不驚。若遲一刻，小兒必死，道是性急之雷，已是奇了。還有一雷之下，殺七個謀財害命凶徒，救全兩個無辜之人，更事之出奇了！

話說蘇州府嘉定縣，有一嶠城鄉，有一個鄉民，姓阮名勝，行一，人取他個號，叫敬坡。母親溫氏，年已六十多歲。一妻勞氏，年才二十多歲，也有幾分顏色。至親三口，家裡有間小小住屋，有五、七畝田，又租人幾畝田，自己勤謹，早耕晚耘，不辭辛苦。那婦人又好得緊，紡得一手好紗，績得一手好麻，織得一手賽過絹的好布。每日光梳頭，淨洗臉，炊煮三餐之外，並不肯偷一刻的閒。能得六，七家鄰舍，也住得散，她也並不肯走開去閒話。家中整治些菜蔬，畢竟好的與婆婆，次些的與丈夫，然後自吃，並不貪嘴。就是家事日漸零落，丈夫掙不來，也沒個怨恨的意思，瑣碎話頭。莫說夫妻相安，婆婆歡喜，連鄉里間也都傳她一個名，道阮大遇得個好家婆，又勤謹，又賢惠！但是婦人能幹，能不出外邊去，這全靠男子，無奈阮大一條忠厚怕事的肚腸，一副女兒臉，一張不會說的嘴。蘇淞稅糧極重，糧裡又似老虎一般嚼民，銀子作準，扣到加二、三；糧米做准，扣到加四、五；又亂派出雜泛差役，乾折他銀子；巧立出加貼幫助，科斂他銅錢；不說他本分、憐他，越要擠他。還租時，做租戶的裝窮說苦，先少了幾斗，待他逼添，這等求爺告娘，一升升拿出來，到底也要少他兩升；他又不會裝，不會說。還有些狡猾租戶，將米夾著水，或是灑鹽鹵、串闌谷，或是熬一鍋粥湯，和上些糠，拌入米裡，叫「糠拌粥」；他又怕人識出，不敢。輪到收租時節，或是送到鄉宦人家，或是大戶自來收取，因他本分，都把他做榜樣，先是他起；不惟吃虧，還惹得眾人抱怨，道他做得例不好，連累眾人多還，還要打他，罵他，要燒他屋子，只得又去求告。似此幾年，自己這兩畝田畝與人賠光，□□(只是)是租人的種，出息越少，越越支撐不來。一個老人又老了，吃得做不得，還虧家中勞氏能幹，只是紡紗，地裡出的花有限，畢竟要買，阮大沒用，去買時只是多出錢，少買貨。紡了紗，織了布，畢竟也阮大去賣，他又畢竟少賣分把回來。日往月來，窮苦過日子，只是不覓。

做田莊人，畢竟要吃飯，勞氏每日只煮粥，先瀉幾碗飯與阮大吃，好等他田裡做生活；次後把乾粥與婆婆吃，道她年老，餓不得；剩下自己吃，也不過兩碗湯，幾粒米罷了。穿的衣服，左右是夏天，女人一件千補百衲的苧布衫，一腰苧布裙，苧布褲；男人一件長到腰、袖子遮著肘褂子，一條掩膝短褲，或是一□(條)單袴；莫說不做工的時節如此，便是鄰家聚會吃□(酒)，也只得這般打扮。正是他農家衣食甚是艱難得□(緊)：

催耕未已復促織，天道循環無停刻。
農家夫婦何曾閒，捻月鋤星豈知息。
夜耨水沒蹊，朝耕日相逼。
嗟情苦雨愁滿懷，真是勞心復勞力。
□□□□(布為他人衣)，穀為他人殖。
□□□□(才復償官)租，私貸又孔亟。
□□(大兒)百結悲懸鶉，小兒羹藜多菜色。
嗟彼老夫婦，身首頗黎黑。
朝暮經營徒爾為，窮年常困缺衣食。
誰進祁寒暑雨箴，剜血補瘡訴宸極。
遍選循良布八方，擊壤重見雍熙域！

他兩個人雖苦，倒也相安。只是鄰舍中有這兩個光棍：一個是村裡虎鮑雷，是個裡書，吃酒撒潑，欺善怕惡，凡事出尖，自道能的人；一個是村中俏花芳，年紀也到二十，只是掙得一頭日曬不黃的頭髮，一副風吹不黑的好臉皮，妝妖做勢，自道好的人，與鮑雷是緊挽好朋友。這花芳見阮大窮，勞氏在家，有一餐，沒一餐；披一片，掛一片；況且阮大憂愁得緊，有個未老先老光景；他道這婦人畢竟沒老公的心，畢竟甘清淡不過，思量這野食，自己也是個一表人材，要思量勾搭她。二十歲不冠巾的老扒頭，他自己還道小，時常假著借鋤頭、借鐵扒名色，或是假獻勤替她帶飯到田頭去，把個身子戳了她門拈，道：「一嫂！虧妳得勢，我們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！又要煮飯，又要紡紗、織布，這人家全是妳做的！」

勞氏道：「不做哪得吃！」

花芳道：「一嫂，那不做的，倒越有得吃哩！」常這等獎她，要她喜歡。又時道：「一嫂！一哥靠得個鋤頭柄，一嫂靠得這雙手，哪做得人家起？只好巴巴結結過得日子，只是捱得熟年，怕過不得荒年，也不是常筭！」把這等替她計較的話兒，要把她打動。還有絮絮的話：「我看一哥一會子老將下來，真是可惜，後生時不曾快樂得，把這光陰蹉過了。就是一嫂，也覺得蒼老些。也還是一嫂會打扮，像前村周親娘，年紀比一嫂大五、七年，每日蓬子頭，赤子腳，一發丑殺子人，且是會養兒女，替個裡皮三哥一發過得好。那周紹江自家窮，沒得養請她，竟放她這條路！」把這榜樣撩撥她。

爭奈這勞氏是懶言語的，要什物事，遞與了他，便到機上織布，車邊紡紗，任他戲著臉，只當不見；說著話，一隻耳朵進，一隻耳朵出，只當不聽得一般，真是沒處入鑿□□(她沒)處(思量)。

一日不知哪裡去打了一隻銀簪，兩個戒指，帶來拿與她看，道：「這是皮三官央我打與周親娘的，加一工價，不吃虧麼？這皮三官，為周親娘破費得好錢！周親娘舍這身子不著，倒也換得他多哩！首飾，衣裳，又每日大魚大肉吃！」把這私通有利益哄她。她又只是不理，掃興得緊。那癡心人偏會癡想，道：「臉兒板板，一問就肯。她不做聲，也只是不好開口。」

他便大了個膽，借替她帶飯，把她手掌捏上一把。只見勞氏，便豎起眉、瞪著眼道：「臭小烏龜！哪介輕薄！」

花芳連道：「失錯！失錯！」低了頭飛跑。

勞氏也只惱在心裡，怕動丈夫的氣，不□(說)。只是花芳低了頭跑時，也不顧人亂撞，劈頭撞了一個人，飯籃兒幾乎撞翻，恰是鮑雷。鮑雷一把抱住道：「小冤家！哪介慌？」

花芳道：「是怕飯遲了。」

鮑雷道：「賊精！遲了飯關你事？一定有什，要對我說！」花芳被他抱住不放，只得把捏勞氏被罵說了。

鮑雷道：「這婦人阮大料也留不牢，好歹討了她的罷了，偷的長要吃驚。」

花芳道：「她這樣個勤謹家婆，又好個兒，他肯放她？」

鮑雷道：「消停包你教她嫁你便了！」

可天啟七年，這一○○○(年初夏)，百忙裡阮大母親溫氏病了個老熟，勞氏○○(日逐)去伏侍，紡績工夫，沒了一半。這牽常的病，已費○○(調理)，不期阮勝，因母親病，心焦了，又在田中辛苦，感冒了風寒，又病將起來，一病病了十四日，這人便瘦得骷髏一般。此時勞氏，調理病人尚沒錢，哪有錢僱人下田？這田弄得一片生，也不知個苗，分個草，眼見秋成沒望了。沒將息，還又暈了半月，阮勝勉強掙來，坐在門前：

骨瘦嶮如削，黃(肌)一似塗。

臨風難自立，時倚杖來扶。

勞氏正叫道：「門前有風，便裡面坐罷！」不期一個鄰舍尤紹樓、史繼江，肩著鋤頭，一路說來，見了，尤紹樓道：「恭喜，阮敬老好了！我們三分一個與他起病。」

史繼江道：「也是死裡逃生，只是田荒了怎處？」

正說，鮑雷插將來道：「阿呀！阮敬老好了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阮勝道：「荒田沒得吃，左右是死數！」

鮑雷道：「除了死法有活法，只捱得今年過，明年春天就有苳，可度活了！」

阮勝道：「田荒了，家中什物，換米吃，當柴燒了，寡寡剩得三個人，怎麼捱？」

鮑雷道：「有了人，就好設處了。譬如死了，哪個還屬你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他靠的是大嫂，怎說這話！」

鮑雷道：「你不看《祝發記》：『有米三口生，無米三口死。』夫人奶奶也換米！」大家散了。

過了兩日，實是支持不來，阮勝倒也想鮑雷說話有理，對著勞氏道：「我娘兒兩個，虧妳捨得這性命，但病死與餓殺，總只一般。不若妳另嫁一個，一來妳得吃碗飽飯，我母子僅可支持半年，這也是不願見的事，也是無極奈何！」

勞氏道：「寧可我做生活供養你們，要死三個死，嫁是不嫁的！」

過了兩日，實沒來路，兩日不上吃得兩頓。只見溫氏道：「媳婦！我想我們病人，再饑了兩日畢竟死了，不若妳依了丈夫，救全我們兩個罷！」勞氏聽了，含淚不語。阮勝也就著媒婆尋人家。

花芳聽了，去見鮑雷道：「阮勝老婆嫁是實了，怎得嫁我？」

鮑雷道：「不難，打點四兩銀子，包你打她個爛泥樁！」

花芳道：「只不要說我。前日調了她，怕他怪。」

鮑雷道：「正該說！你曉得你是個風月人兒，這一村也標緻你不過。」

鮑雷自倚著他強中硬保慣了，又忒要為花芳，道是二兩銀子，二兩票子陸續還。

阮勝道：「待我與房下計議。」

勞氏道：「有心我出身，也要覈得養你母子半年，二兩銀子，當得些什事？」

溫氏道：「這人四兩銀子拿不出，必是窮人。你苦了她幾年，怎又把個窮鬼？且另尋。」

阮勝便回報：「阿媽不肯。」

鮑雷冷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且停一日，我教他湊足四兩罷！」

花芳來見，道：「哥有心周旋，便是四兩現物，只早做兩日親，也便好了！」

鮑雷道：「不要急，要討的畢竟要打聽我們兩鄰。我只說有夫婦人，後邊有禍的，哪個敢來討？穩穩歸你！且擱她兩日。」

鮑雷正計議擱她，不料前村一個庚盈，家事也有兩分，春間斷了弦，要討親。聽得勞氏肯嫁，他已聞得她是個極勤謹婦人，竟也不打聽，著個媒人來送財禮八兩，又自家說要成個體面，送了一雙鵝，

(一肘)肉，兩隻雞，兩尾魚，要次日做親。

勞氏見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兩個夜間說不盡幾年綢繆艱苦，一個教她善事新人，一個教他保養身體。一個說，也是不得已，是怨我薄倖，一個說，知是沒奈何，但願你平安，可○○(也不)得合眼。

到天明，婆媳兩個又在那邊哭○○○○(說了說哭了)粥飯不吃，哪個去打點什酒餚？到晚○○○○○○(媒婆走來，三口)見了，只得哭了相送出門：

白首信難偕，傷心淚滿懷。

柴門○○(一)相送，咫尺即天涯！

這些鄰舍，鮑雷因不替花芳成得事，與花芳都不來；其餘尤紹樓，史繼江，還有個范小雲，郎念海，邵承坡，都高高興興走來相送。她這邊哭得忙，竟也不曾招接，撲個空，散了。

次早，花芳故意去掃鮑雷，道：「我來謝你這撮合山！你估計包得定，怎走了帕子外去？」

鮑雷道：「不消說，我替你出這口氣，叫那討老婆的也受享不成！」知得眾人不酒著，偏去景他，道：「昨日有事失陪，她打點幾桌奉請？」

史繼江道：「昨日走去，留也不留，我自回家，打得壇白酒，倒也吃了快活。」

尤紹樓道：「不曉事體的！嫁了一個人，得了十來兩銀子，不來送，也須請我們一請。」

范小雲道：「昨日沒心想，或者在今日？」

邵承坡道：「不像！惹也不見他買一個錢，是獨吃自屙了！」

郎念海道：「怕沒個不請之理。」

鮑雷道：「列位，吃定吃他的不著了，晚間到是小弟作一東罷！」

果然鮑雷抬上兩壇酒，安排兩桌，去請這五個。邵承坡怕回席不肯來，被他一把扯住，也拖將來。猜拳行令，吃個八六開，大家都酒照臉了。

鮑雷道：「可恨阮大這廝欺人，我們花官且是好，我去說親，他竟不應承；列位去送，也不請吃這一盅；如今只要列位相幫，我拆拽他一番，有不依的，我先結識他！」

眾人見他平日是個兇人，也不敢逆他，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，只不知出什題目？」

鮑雷見眾人依了，便又取酒來，叫道：「壯一壯膽，吃了起身！」又道：「大家隨我來，銀子都歸你們，我只出這口氣！」乘著淡月蒼茫，趕到阮大後門邊來。

可憐這阮大娘兒兩個，有了這八兩銀子，算計長，算計短，可也不睡，藏起床頭。聽得鮑雷扶筇，就走起來，摸出門邊，只見鮑雷正在那廂撥門。

忙叫：「有賊！」鮑雷早飛起一腳，踢在半邊，花芳趕上，照太陽兩下，久病的人，叫得一聲，便嗚呼了！

尤紹樓見了，道：「鮑震宇，怎麼處？」

鮑雷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一發停當了婆子，拿銀子與你們！」

郎念海道：「我們只依著大王就是了！」那黑影子裡，溫氏又撞將起來，大家一齊上，又結果了。鮑雷去尋時，一雙舊竹籠，

裡邊是床被綿，有兩件綿胎。又去尋，尋到床頭阮大枕下，草薦上一塊破布，千結萬結的包裹。

鮑雷拿了銀子，大家同到家中，一人一兩三錢，六個均分。這五個人窮不得，這主銀子也都收了，道：「你怎麼一釐不要？」

鮑雷道：「原說不要」不知他阮勝戶絕，這間屋子只當是他們的了。

其時花芳道：「大哥，他這兩個屍首怎處？」

鮑雷道：「包你有人償命。若不償命，還是我們一主大財！」便指天畫地，說出這計策來。

眾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好，這脫卻乾淨！凡是見的，就要通知，不可等他走了！」一行計議了，自行安息。

卻說勞氏，雖然嫁了，心裡不忘阮大母子兩個，道：「原約道，三日婆婆拿兩個盒兒來望我，怎不見來？」要自去望看。

庚盈道：「妳是他家人，來的兩日又去，須與人笑話，我替你去看個消息。」戴了一頂瓦楞帽，穿了一領蔥色綿綢道袍，著雙宕口鞋，一路走將過來。

花芳迎著道：「庚大哥！來回郎麼？」

庚盈笑道：「房下記念他母子，叫我來望一望。」

花芳道：「好不忘舊！」便去尋鮑雷去了。

庚盈自向阮家來，見門關得緊緊的，心裡道：「這時候還睡著，想只為沒了這婦人，兩個又病，便沒人開門閉戶。」要回去，不得個實信，便敲門，哪裡得應？轉到後門邊，只見這芭籬門半開，便趁步走進去。才把門推，是帶籠的，一推豁達洞開。看時，只見門邊死著阮大，裡邊些死著溫氏，驚得魂不附體，轉身便走。

將出柴門，聽一聲道：「庚大哥！望連聯麼？好個枝花娘子，沒福受用，送與你！」就一把扯著手，道：「前日送來的雞，鵝還在，可以作東，怎就走去？待小弟陪你也吹個木屑！」扯了要同進去。

庚盈道：「來望他娘兒兩個，不知怎麼死了！」

鮑雷笑道：「昨日好端端的，怎今日死得快？」不信，扯了去看，只見兩個屍首挺地。

鮑雷道：「這什緣故？」

庚盈道：「我並不知道！」

鮑雷道：「你自他家出來，你不知道，哪個知道？兄來得去不得了！」便叫：「尤紹樓在麼？」一叫，卻走過兩三個來，鮑雷道：「昨日阮家娘兒兩個好端端的，今日只有庚盈走出來，他家娘兒兩個已死了。列公，這事奇麼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這事奇怪！庚仰怎麼說？」

庚盈道：「我房下教我來望，前門叫不開，我轉進後門去，只見兩個死人在地下，我並不曉得什緣故，並不關我事。」

史繼江道：「只是怎麼死了人恰好你來見？也有些說不明！」

范小雲道：「如今敝庚仰不著，等他收拾了這兩個罷！」

花芳道：「還要做大東道請我們！」

鮑雷道：「這小官家不曉事，這須是兩條人命，我們得他多少錢，替他掩？做出來，我們也說不開個同謀！」

邵承坡道：「庚仰仔麼？」

庚盈道：「叫我怎麼！這天理人心，虛的實不得。我多大人家，做得一個親，還替人家斷送得兩個人？」

鮑雷道：「只要你斷送倒便宜了！」

花芳道：「兄也是你晦氣！若我討了他的老婆，我也推不脫，庚仰處好。」

庚盈道：「我處？終不然我打殺的？」

鮑雷道：「終不然我打殺的？」鮑雷見庚盈口牙不來，中間沒個敢大的，料散不來，兜胸一把，結了道：「我們到縣裡去！」這些人聽他指揮的，便把一個庚盈，一齊扛到縣裡。正是：

高張雉網待冥鴻，豈料翩翩入彀中。

任使蘇、張搖片舌，也應難出是非叢！

此時勞氏聽得，要尋人來救應，也沒個救應，早被這些人扯了，送到縣中。

縣官是寧波謝縣尊，極有聲望，且是廉明。鮑雷上去稟道：「小的們是嶠城鄉住民，前日有鄰人阮勝，因窮將妻子嫁這庚盈，昨夜阮勝母子俱是好的，今日小的們去看時，只見庚盈在他家走來，說道：『阮勝母子都死了！』小的們招集相鄰去看時，果然兩個都死在地下。小的們因事關人命，只得拿了庚盈，具呈在台前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叫什名字？」

道：「小人鮑雷。」

縣尊道：「那兩個是他緊鄰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小的尤賢與那史應元，是他相近，委是他家死兩個人，庚盈說與鮑雷、小的們知道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怎麼一個近鄰不知些聲息？」

尤賢道：「小的與他隔兩畝綿花地。」

史應元道：「小的與他隔一塊打稻場，實不聽得一毫動靜。」

叫庚盈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庚盈道：「小人前日用銀八兩，要阮勝妻為妻。今日小人妻子，教小人去望，小人見前門不開，去到後門邊推進去，只見他母子已死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進去有人見麼？」

道：「沒人見。」

縣尊便委三衙去相屍，回覆道：「阮勝陰囊踢腫，太陽有拳傷，死在後門內；溫氏前後心俱有拳傷，死在中門邊；俱係毆死。已著地方收屍。」

縣尊見了回覆手本，道：「我道沒個一齊暴亡之理。我想，這一定是八兩銀子為害了！那夜莫不有什賊盜麼？」

尤賢道：「並不聽見有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還是你兩個緊鄰見財起意，謀財害命！」

尤賢與史應元道：「老爺！小的與他老鄰舍極過得好的，怎為這八兩銀子，害他兩條性命？這明是庚盈先奸後娶了勞氏，如今雖討了有夫婦人，怕有後患，故此來謀害他，要移禍把小的們鄰里。老爺，不是光棍敢討有夫婦人？老爺只問他來做什麼，怎麼前門不走走後門？這是天網恢恢，撞了鮑雷。不然他打殺人，小的們替他打沒頭官司！」一片話卻也有理。

縣尊便道：「庚盈，我想婦人既嫁，尚且與他義絕，你怎麼倒與他有情？」

庚盈道：「實是小的妻子記念，著小的去望。」

縣尊道：「就望，怎不由他前門，卻由後門？這都可疑。這一定假探望之名，去盜他這幾兩銀子，因他知覺，索性將他謀害，這情是實了！」

庚盈道：「爺爺，冤枉！實是去時已死在地下了。」

鮑雷道：「看見他死，也該叫我們地方，為何把他門層層帶上竟走？不是我撞見問起，直到如今我們也不得知。殺人償命，理

之當然，不要害人！」

庾盈道：「其實冤屈！這還是你們謀財害他的。」

鮑雷道：「我還得知你來推與你？從直認了，省這夾、打！」

謝知縣叫把庾盈夾起來，夾了，把來丟在丹墀下；半日，叫敲，敲上五、六十，庾盈暈了去，只得招：「是打殺的！」教放了夾棍，又叫：「爺爺！實是無辜，被這一干傾陷的！寧可打死不招。」

謝知縣疑心，教將庾盈收監，尤賢等討的當保再審。這些人雖是還懷鬼胎，見光景道也不妨，卻稱贊尤紹樓會話，鮑雷幫襯得好，一齊回到家中。苦只是苦了個庾盈，無辜受害。那勞氏只在家拜天求報應。

這日還是皎日當天，晴空雲淨，只見：

燦燦火飛紫燄，光耀耀電閃金蛇。盤蛇委轉繞村飛，紫燄騰騰連地亦。似塌下半邊天角，疑崩下一片山頭。怒濤百丈泛江流，長風弄深林虎吼！

一會子天崩地裂，一方兒霧起天昏，卻是一個霹靂過處，只見有死在田中的，有死在路上的；跪的，伏的，有的焦頭黑臉，有的遍體烏黑。哄上一鄉村人，踏壞了田，擠滿了路。哭兒的，哭人的，哭爺的，各各來認：一個是鮑雷，一個是花芳，一個是尤紹樓，一個史繼江，一個范小雲，一個邵承坡，一個郎念海，卻是一總兒七個：

襯人乃襯己，欺人難欺天！

報應若多爽，舉世皆邪奸。

裡遞做一樁奇事呈報。勞氏也去替庾盈出訴狀，道：「遭鮑雷等七人陷害，今七人俱被天譴，乞行審豁。」縣尊見了，事果奇特，即拘七人家屬。

只見尤賢的兒子，正拿了這分的一兩三錢銀子去買材，被差人拿住，一齊到官。縣尊一嚇，將鮑雷主謀，花芳助力，眾人分贓，一一供出。縣尊因各犯都死，也不深究，只將銀子追出，將庾盈放了。

房屋給與勞氏，著她埋葬溫氏。庾盈雖是一時受誣，不數日便已得白。笑是鮑雷這七凶，他道暗室造謀，神奇鬼秘，又七個證一個，不怕庾盈不償命。誰知天理昭昭，不可欺昧。